

吳冠中畫集

吳冠中



吴燮勋画集

责任编辑	谭海寿
装帧设计	陈建刚
出版发行	广西美术出版社
制版印刷	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965mm × 635mm 1/8
印 张	8
版次印次	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7-80625-690-3/J · 559
定 价	88 元

吴燮勋画集·序言

执著追求一无顾忌

——我国第二代油画家吴燮勋

燮勋和我认识已是半个多世纪了，那还是抗战年月的重庆。1941年秋我刚毕业留校当助教，而燮勋就在那年从遥远的广西跋涉来重庆青木关报考国立艺专。倘没有对艺术的执著追求，不可能有这种一往直前的朝圣精神。

国立艺专是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1938年在沅陵合并成立的，以后校长更迭，聘来了新教师。而后国立艺专迁回了杭州。燮勋来校时，正好吕凤子先生出任校长，请来了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袁梅先生担任他们的教师，朱德群成了他们班上的助教。德群是吴大羽老师的高足，因此，他的教育方法是吴先生授予的：重结构、讲块面、细察看，少修改、整体性和主体性。所以名义上是袁梅老师在教他们，实质上给予学生深刻印象的是吴先生的绘画观念。

大羽老师是我国第一代油画的杰出开拓者，一生致力于欧洲现代派绘画的吸收和创造。吴先生的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燮勋。燮勋一生坚持着这一精神，这就是近代西方比东方先进，我们应当老老实实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精华，学习他们的艺术技巧，为的跟上时代，接国际学术观念的轨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地球变得愈来愈小，中西方文化交流也愈来愈频繁。而向西方学习仍然是当前我国重要的课题，当然在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同时，不可忘却建设自己中国的文化。

燮勋和我几乎隔绝了30年才又相见的，那已接近八十年代了。燮勋1948年在杭州毕的业。打算去武汉投奔革命阵营，后去了华南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，在那里担任政工组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1年去地方参加土改。接着去中学教美术，1956年又转到北京国际书店出版部门工作。1961年回广西南宁的广西艺术学院任职。燮勋毕业后的最初10年把全身心投入了革命工作，也就没有可能去作画。1961年去艺院任职后，自然立即拿起画笔，一头栽进自己喜爱的西方现代艺术的追求之中，在当时一股极左思潮下，他却一无顾忌，坚持我行我素，这自然使他在文革中受到了厉害的冲击、批判，下放干校劳动，直到1978年才调回南宁，先在广西师范学院，后回到广西艺术学院任教。

恰好在他去广西艺术学院再次任教时，有事来上海，我们得到相遇。我正在绘画，他看了我的画很不以为然，而我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向苏联学习写实主义的绘画，他很坦率地表示：“你还是画你过去学生时代的画好，不要去走照搬对象的写实之路，它不符合今天时代的美感。”

是的，燮勋确是一位非常爽直、热情、真诚的画家。他有话从不隐瞒，有话就说，决不吞吞吐吐。但这种轻松不是常常容易讨人喜欢的。我是很了解画家的这种脾气的。在他以后的来信中也还时时劝我努力搞现代派的风格。他认为画家不是靠熟练地表现对象，却是用心灵作画。画家必须把从自然中领悟到的新东西拿出来，画感受到的美，它是画家悟出的美。是一种艺术创造，不是模拟自然。他同样反对学画向苏联学习，但他也钦佩19世纪俄罗斯画家的杰出成就。它给我们学到了扎实的基础训练。可是，它让我们失去了时代美感，使我们进不了20世纪。他也不主张“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的提法。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，实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。世界大同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，坚持个性是需要的，但世界性和民族性是放不到一起的，这是两回事”。他还讲到：“艺术替代不了宗教，因为它俩性质不一样，一是追求美，一是信仰。要说相同，仅仅都属于人的精神领域的东西。画家在绘画过程中是一种忘我境界，信仰宗教也是一种忘我，但情感上不同。所以始终替代不了”。燮勋在许多绘画问题上思索得很深入。但他决不动笔大写。不愿招惹是非，文革的苦他是吃够的了。

我们的书信往来一晃就是13年，真是相互鼓励、相互促进着。在年龄上我俩也只是七、八岁的差距，是属于同代人。他1986年底离休，离休后绘画更勤奋了，从他离休的微薄工资投入了购买进口画册这点上，就能看到他的这股对绘画的蛮劲。他一方面进学生教室一起绘画，另一方面钻研这些画册。他从塞尚到毕加索、米罗共选了18册。因为他认为西方绘画塞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也就是说从外在的视觉感受转到了画家的内心需求。这转变说明了近代和古典的一个分水岭。

这本画册上的画是从他20多年来作的风景静物和人体的200多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他们基本上属于具象的。但不照搬对象。画家在画一种气氛、一种彩色天地、一种造型世界。也就是用主观感觉改变了对对象的外表，画家画出了自己感受到的东西，或是从画的过程中悟出的东西，这些几乎只能让人去感受，很难用语言说清楚。不管怎样，事实上，他的画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，都要求去他们地区举办展览。美国的一家画廊已经在1994年为他出过画册，也展出过作品。

至于画家作品的好坏高低，决不是以观众的多寡和喜爱的程度决定的，也不是少数艺术评论家说了就算的。这是个复杂的问题，也许是个时代的审美感问题，有的画家风格超前于时代，有的画家落后于时代，都可能发生。这就是当代画家的作品难以受到人人赞美的原因。况且画家作品表现自己的感受，它不再是纯写实，欣赏作品的观念，要领悟画家的感受，体会画家的情感，这就必然使画家作品无法做到满足大多数人喜爱。其实只要有少数，哪怕几个忠实信徒，应当也是个成功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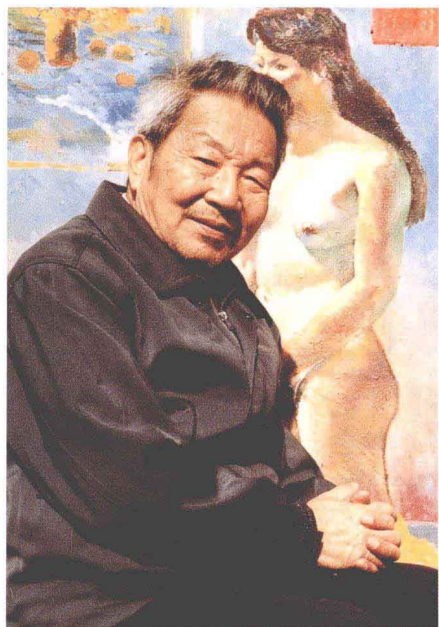
燮勋的画很难说受哪家哪派的影响。他研究欧洲大师的作品也凭他自己的喜爱。但当他作画时，他会忘却一切，把整个身心融化在对象之中，从中攫取对象上他认为最美的东西，表现在画布上，它应是画家心灵的产物。

在这本画集中，选了燮勋最成功的作品，至于会给人怎么样的感受，这只能让看这本画册的观众自己去评说、体会。观众的评论是最公正最合理的，所以画家决不是自封的，要经过几代、十几代观众的论争。伦勃朗不是经过了200年才成为国际级大师，梵·高是一个世纪后才家喻户晓。燮勋的画会怎样，这也应由历史来为他作结论，但他是我国第二代油画家，这是事实，不必争辩。艺术评论家仅仅起推介的作用，人民才是最好的裁判员。

闵希文

1996年2月2日

（闵希文：江苏省常熟人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，画家。）



油画家:吴燮勋近照

我的学画历程

吴燮勋

1924年阴历3月,我出生在广西宾阳县一个2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里,山边的白鹤观旧时是宾州八景之一。

从小我就喜欢绘画。七八岁时学画东西。抗日战争的第二年,考入广西第二中学(在梧州市),教我图画的是黎毓熙,开始练习线条,用线条画阴暗面,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。黎是杭州人,擅长工艺美术,可以说是我的启蒙教师。后来回到宾阳中学借读,我又向卢润熙先生学习色彩写生。他的风景写生画,用色大胆,色调明快,对我有最初的影响。那时学校进行抗战宣传画比赛,我每次总能夺得第一名,受到很大的鼓励。1941年进广西艺师高级班学习,1942年我在班主任的鼓动下居然大着胆子去重庆报考全国最高艺术学府——国立艺专(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),后来以优异成绩进入油画系五年制本科学习,从此在我的学画生涯中开启了新的一页。

国立艺专当时的校址在重庆青木关松林岗,后来搬到了沙坪坝对面的盘溪。这里聚集了中国第一代国外留学归来的许多著名油画家,如吕凤子、陈佛之、潘天寿、林风眠等。我的班主任是关良,教素描的是朱德群和闵希文,还有课外指导老师李仲生先生。朱后留学法国巴黎,是抽象派的杰出油画家。李曾留学日本,他对现代绘画非常熟悉,尤其对后期印象主义以及野兽派诸大师的创作,都曾一一给我指点,给我的影响很深。闵毕业留校任教,也深谙印象派画风和美学意趣,学风平实而严谨。朱、闵两人在教学中从中间垂直线比例入手,造型非常准确,在分析光源方面,他们又教我们注重黑白对比,逐步深入以求统一,块面明确等等。我的素描基础比较扎实,是与他们的教学认真和创造性方法分不开的。此外,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李懋祥教会我们阅读原版的《美术史》,使我们能将了解西方绘画与素描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,收相互印证之效;还有教务主任丰子恺教的是艺术理论,对于提高我们的艺术理论水准,助益也是不能忘怀的。总之,大学5年我不仅学会了油画的基本技巧,经受了系统而严格的专业训练,而且开阔眼界,吸收了中西艺术的多种营养,可以说这才真正走入了艺术的殿堂。

1948年毕业后,我先在武汉,后来回到了故乡宾阳,接着是迎接解放。先后在宾阳和来宾两中学任教。1956年奉调北京,在国际书店和外文书店担任美术宣传工作,曾为英文版《孙中山全集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书设计封面,也曾为全国《人民音乐》等杂志绘制插图,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。1961年再次回到故乡,在广西艺术学院和广西师范学院从事美术教学与美术宣传工作,直至1986年底离休。17年来为故乡培养美术人才尽了一份力量,可以说无怨无悔,也无愧无怍。

回顾70年的历程,尽管道路坎坷曲折,但我从没有丢掉我的画笔,从没有浪费我的生命,我是沿着历史的轨迹不断前进的。现在,我已积累创作的风景油画300多幅,人体油画60多幅,此外,还有大量的素描和速写。其中美国的堪萨斯州出版的油画专集收录了我20幅风景油画,美国华盛顿州的YAKIMA博物馆也曾陈列展出我的两幅油画并收藏。在国内,上海《美术丛刊》1986年5月也发表我的风景油画。1982年8月的《海南日报》也将我8幅题为《海南风光》的油画一并发表。至于广西,我的油画作品曾参加多次画展。我是一个淡泊的人,虽然这些成绩自知远不辉煌,但我孜孜不倦地追求着。

我坚持向自然学习,向生活学习,在探索自然中使我的灵魂达到物我统一,在时代的进步中促进自我的进步。几十年来的认识过程中,思想上我非常强调主观感受在美的造型、美的色感,源于自身的经历,描绘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有关的主题,后期印象主义的保罗·塞尚就爱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的事物,深刻去体验它,越是平凡的事物、平凡的自然,真理也就在其中。由于我生长在战争连绵的动荡年代,因此我在接受印象主义思潮的教育中最初是纯艺术的观点,由塞尚到野兽主义的。马蒂斯、德加、毕加索等等,这是历史交付的科学与造型美术相互促进的时代。解放后,我的阅历渐丰,对中外艺术的借鉴与观赏自然有更强的分析力。我反对人云亦云。我认为,每个艺术家都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具体道路,保持自己的独创精神。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大小,某种程度上说决定于他艺术独创精神如何。为了达到这一点,我的学画生涯始终不忘写生这一条。写生是通向艺术独创性的必由之路。无论风景还是人体,写生都是油画创作非常重要的一环,“胸中丘壑”,离不开大自然,离不开平凡的生活。古人范宽在终南山凝望不已,王石谷徘徊于虞山深处,当今的刘海粟大师九上黄山痴情于那里的峰峦云海,这启示都是永久性的。想起那浩劫的岁月,我被下放在广西田阳县偏僻的农村,我就乘管理甘蔗林之机,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写生,画山、画水、画农作物、画农舍,有的农民笑我“痴”,而我却有滋有味,乐有所得。在以后的十多年里,我曾经多次外出写生,广西的桂林、阳朔、玉林、容县、邕宁,四川的九寨沟、广元、彭县,海南的海口、文昌、万泉河,广东湛江的湖光岩、脑洲岛,韶关的丹霞山、金鸡岭,还有河南洛阳的龙门,山西的大同,河南的高山等,都留下了我的足迹,尽管充满了艰苦,我的身体又不太好,但我顽强奋斗,不断尝到取法自然的甜头。我的油画和速写,都是室内和室外写生基础上的产物,它们是我心血的结晶。

如今我已过古稀之年,但我还要写生,还要画油画,还要从事美术创作。我希望有更好的作品问世,以报答老师们的谆谆教诲。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,老一辈油画家们在这块东西方艺术交流的园地里辛勤耕耘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,作为他们的一名弟子,理所当然应该奋力前行,把我国的油画创作推向新的境界。我愿意为此而努力。孔子说:“学如不及,犹恐失之”,庶几哉!

1996年4月于广西南宁

雙江存稿



老筆明知夕陽晚

不須知顏自有兩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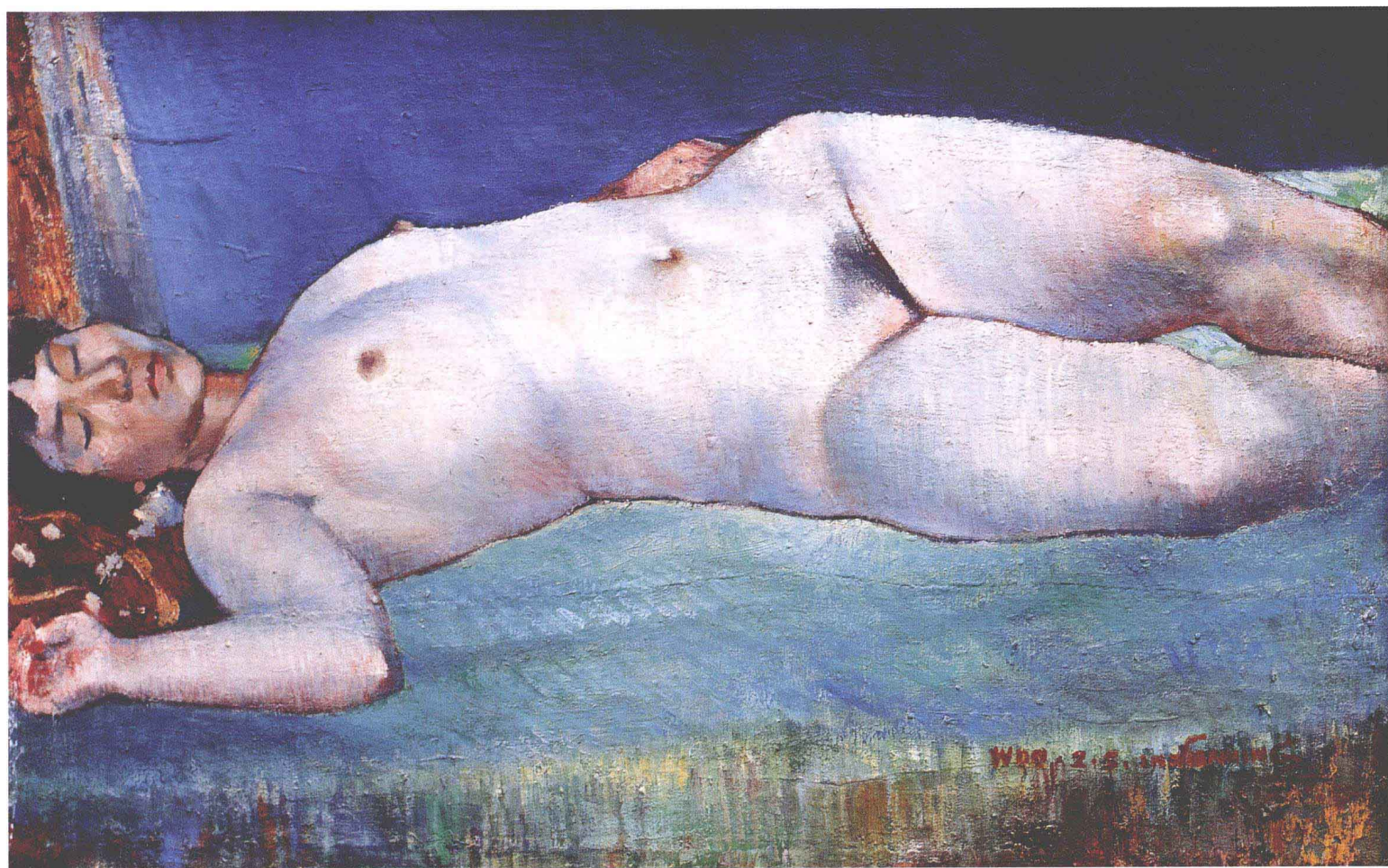
不須知顏自有兩端

吳燮劬畫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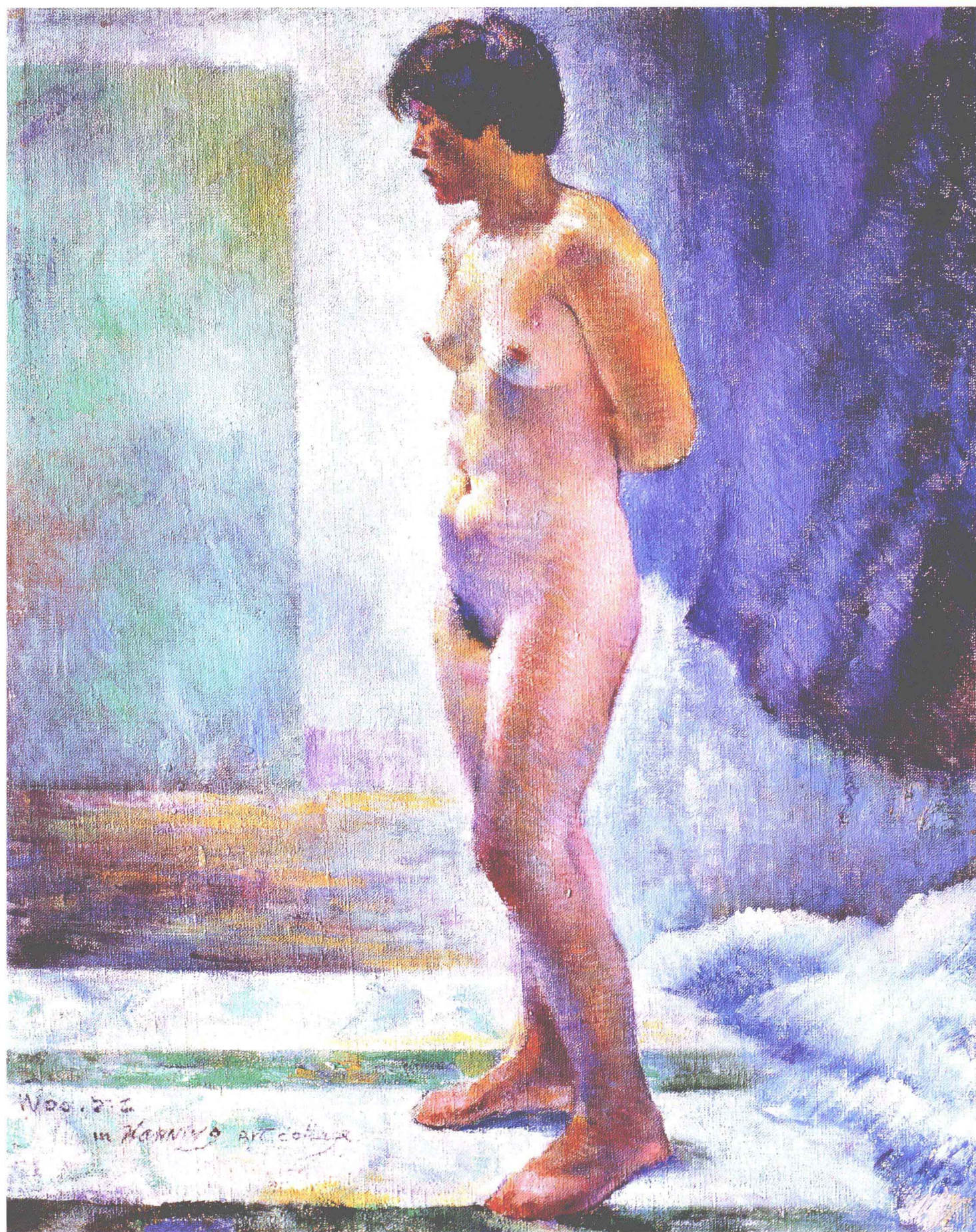
閔希文題



原画规格 120cm × 10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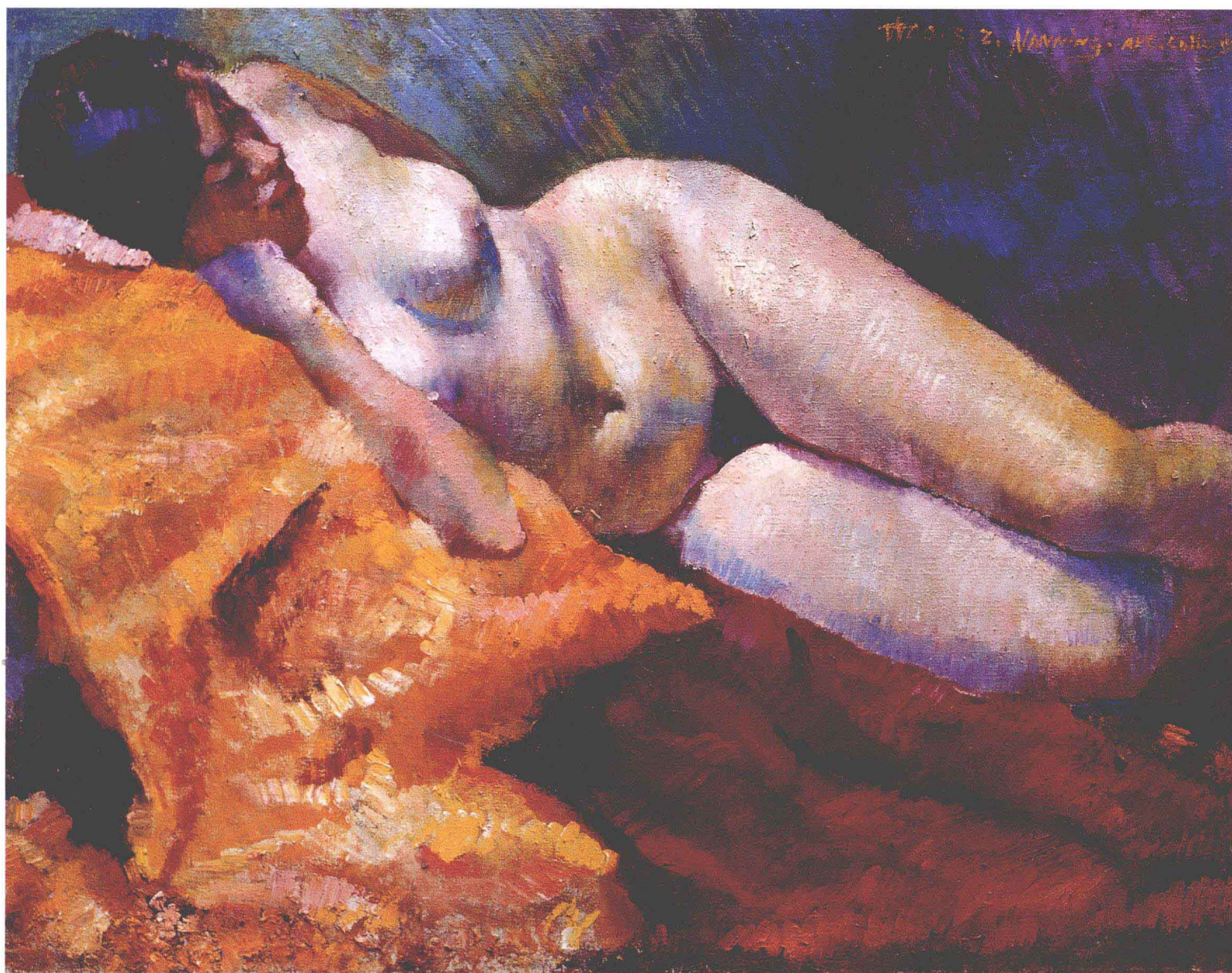
原画规格 95cm × 60cm



原画规格 90cm × 7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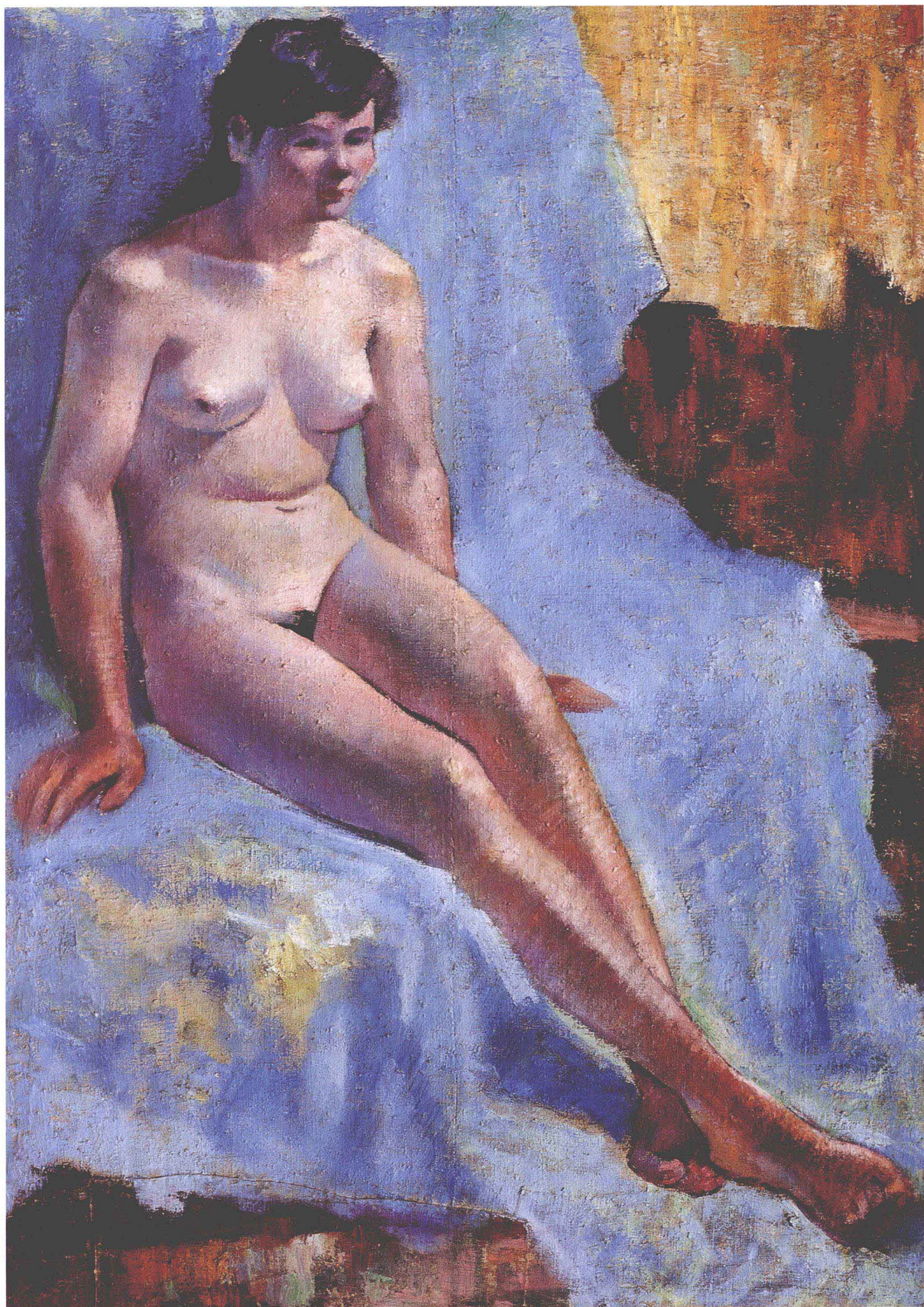
原画规格 100cm × 80cm



原画规格 90cm × 7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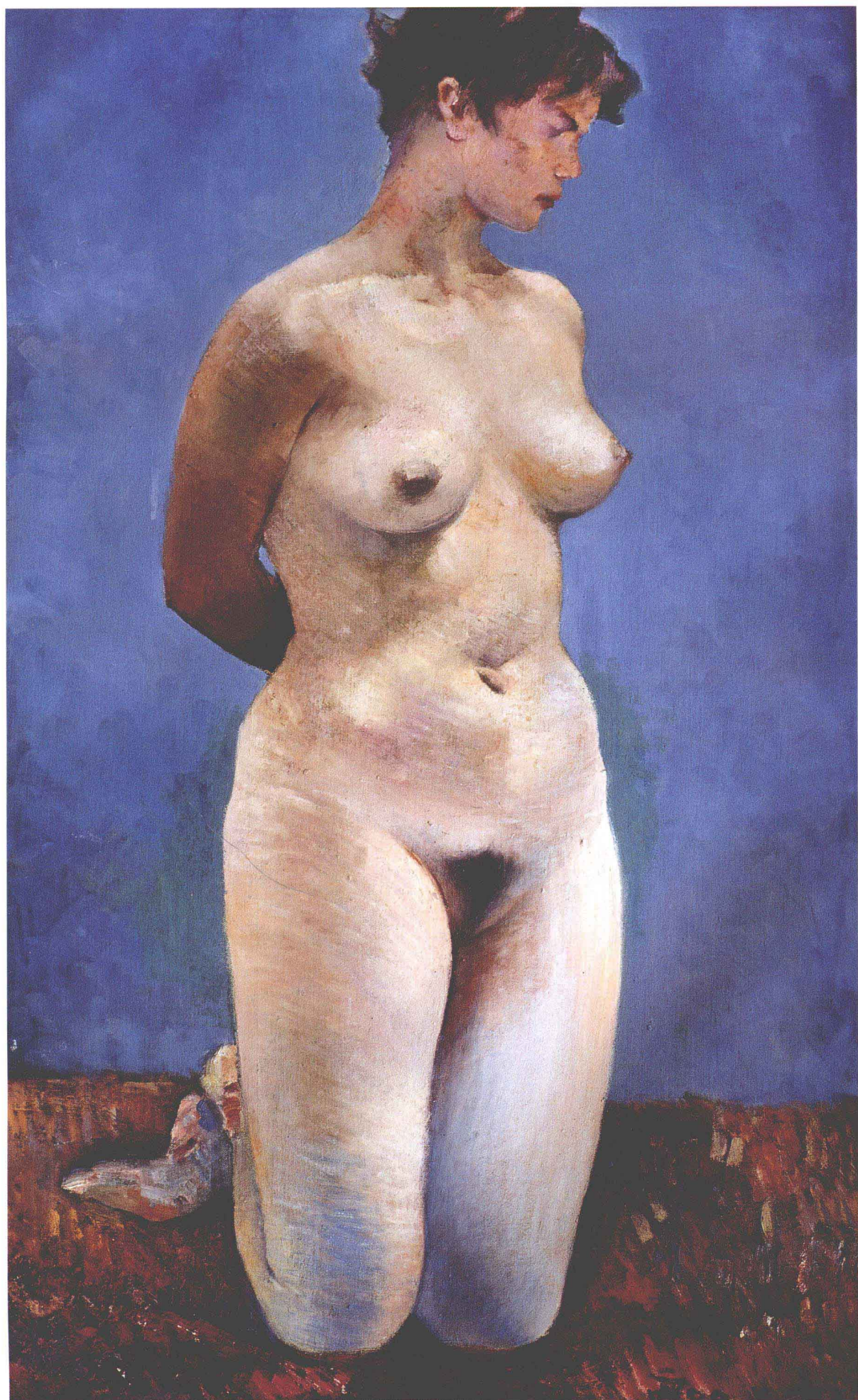
原画规格 110cm × 6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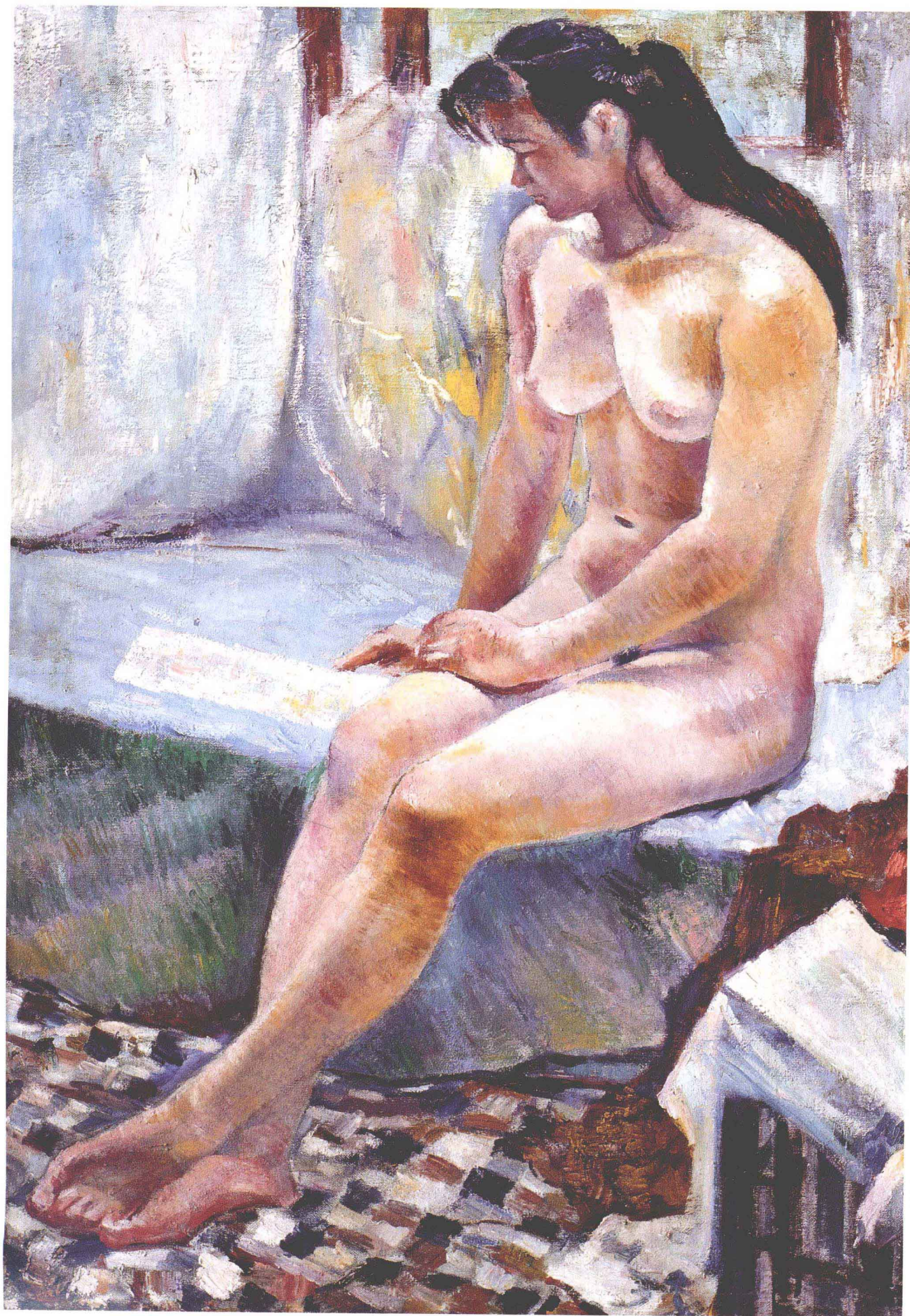
原画规格 110cm × 88cm



原画规格 110cm × 60cm



原画规格 100cm × 65cm



原画规格 110cm × 88cm



原画规格 100cm × 80cm